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西洋史學

●時報書系4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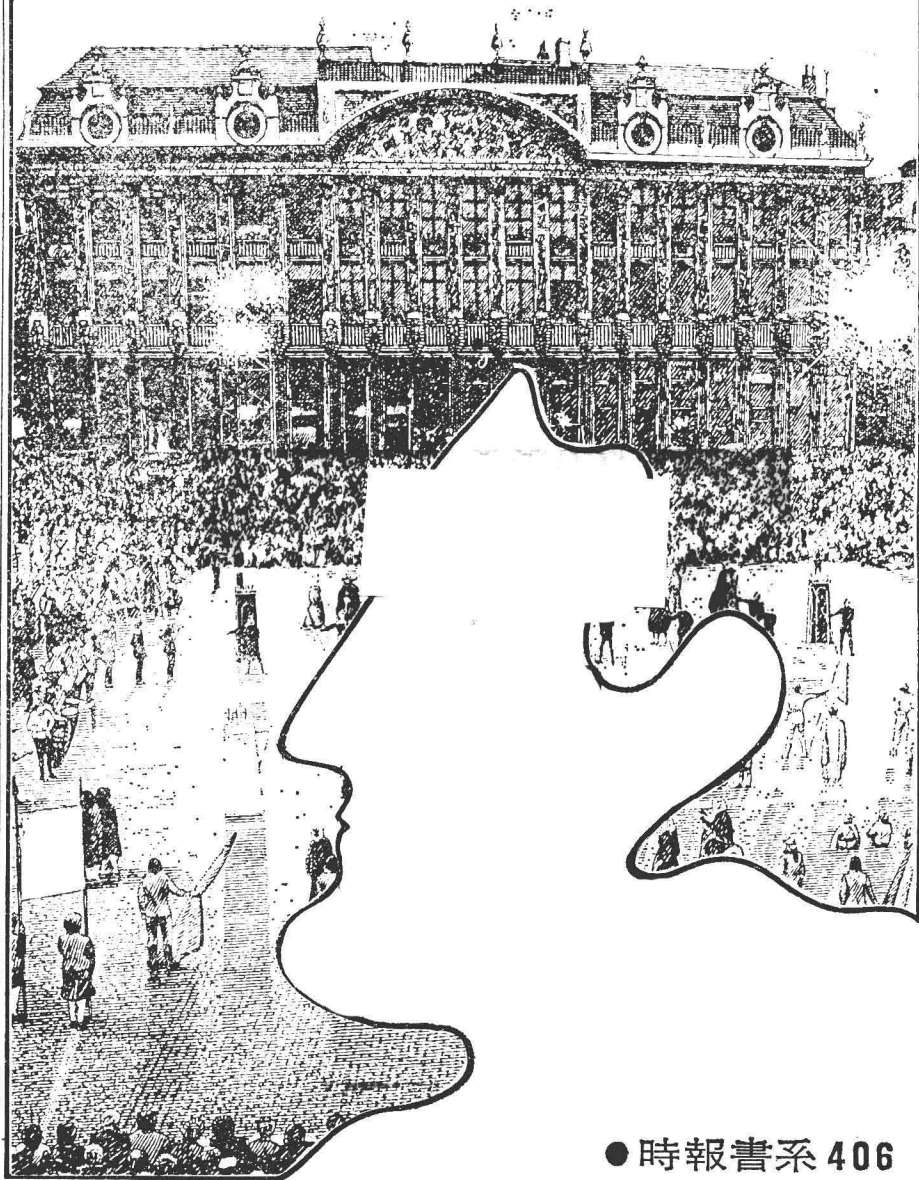
李弘祺／編譯

名著選



西洋史學名著選

● 李弘祺／編譯



● 時報書系 406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時報書系 ④〇六

西洋史學名著選

編譯者 李弘祺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校對 張守雲 李維美

印刷 文群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三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二一〇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致謝

本書之譯文部份採用國內有版權之作品，已徵得原譯者及出版公司同意轉載，茲將各原譯之出版版權地點日期列出如下，以示謝忱：

- 一、周樑楷：「服爾泰論歷史」，原刊「食貨雜誌」第八卷第七期（民國六十七年）。
- 二、曾虛白（譯），卡萊爾（原著）：「英雄與英雄崇拜」（臺北：商務，一九六七）。
- 三、羅漁（譯），布克哈特（原著）：「義大利的文藝復興」（臺北：黎明，民國六十八年）。
- 四、章文新（編）：「近代理想主義」（香港：金陵神學院托事部及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一九六一）。
- 五、陳曉林（譯），史賓格勒（原著）：「西方的沒落」（臺北：華新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四年）。
- 六、陳曉林（譯），湯恩比（原著）：「歷史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六十七年）。
- 七、黃宜範（譯），R.G. Collingwood（原著）：「歷史的理念」（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年）。

八、王任光（譯），卡爾（原著）：「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五十七年）。

九、李弘祺：「學習歷史應研讀史學名著」，原刊「出版與研究」，第廿八期（民國六十七年）。

以上「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及「歷史的理念」版權歸國立編譯館所有，「西方的沒落」版權歸陳曉林所有。

●目錄●

致謝 1

引言 1

第一章 希羅多德 9

希羅多德：「波斯戰爭史」選 12

第二章 修昔底德 25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選 28

第三章 錫諾芬與波利比斯 45

錫諾芬：「內陸挺進」選 48

波利比斯：「歷史」選 52

第四章 凱撒 61

凱撒：「高盧戰記」選 64

第五章 李維與塔西塔斯 81

李維：「羅馬史」選 84

塔西塔斯：「年代記」選 92

第六章 奧古斯丁 99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選 102

第七章 格烈哥里與貝德

119

格烈哥里：「法蘭克人史」選

122

貝德：「英國教會史」選

127

第八章

艾因哈德、奧圖與弗洛薩

133

艾因哈德：「查理曼傳」選

136

奧圖：「兩個城市史」選

144

弗洛薩：「紀年」選

148

第九章

馬基維利與貴奇迪尼

153

馬基維利：「君王論」選

156

貴奇迪尼：「義大利史」選

165

第十章

波斯維、波當與馬比隆

171

波斯維：「世界史討論集」選

174

波當：「簡明歷史研究法」選

179

馬比隆：「文書學論」選

183

第十一章

伏爾泰、休姆與羅伯遜

189

伏爾泰：「哲學辭典」中「歷史條」選

192

休姆：「英國史」選

203

羅伯遜：「美洲歷史」選

208

第十二章

- 吉朋 213
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選 216

第十三章

- 維科與赫德 231
維科：「新科學」選 234
赫德：「人類歷史哲學大綱」選 241

第十四章

- 鞏多塞、聖西門與傅立葉 249
鞏多塞：「人類思想進步史大綱」選 252
聖西門：「論實業體系」選 257
傅立葉：「工業的新世界」選 263

第十五章

- 蘭克與邁乃克 269
蘭克：「日爾曼宗教改革史」選 272
邁乃克：「歷史主義的源起」選 279

第十六章

- 卡萊爾、特微良與艾克頓 285
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選 288
特微良：「英國史」選 294
艾克頓：「劍橋大學教授就職演講」選 302

第十七章

- 蒲耳卡 309
蒲耳卡：「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選 312

第十八章

- 黑格爾與狄爾泰 327
黑格爾：「歷史哲學」選 330
狄爾泰：「十八世紀與歷史世界」選 339

第十九章

- 史賓格勒與湯恩比 345
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選 348
湯恩比：「歷史研究」選 356

第二十章

- 科靈吾、卡爾與韓培爾 369
科靈吾：「歷史的理念」選 372
卡爾：「什麼是歷史」選 379
韓培爾：「歷史中一般定律的作用」選 388

第二十一章

- 布洛克與布勞德 393
布洛克：「封建社會」選 396
布勞德：「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選 407

附錄

- 學習歷史應該研讀史學名著 413



■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九百年前，蘇東坡到赤壁遊覽，俯視滔滔大江，緬懷悠悠往古，不禁寫下了這一篇長短句。蘇東坡的歷史感抒而為詞，竟使風流人物栖然復生，而他的清麗詞章更傳誦千載。

一九六九年我初到美國康州的新港，發現許多地方均命名為惠特尼 (Whitney)，諸如惠特尼路、惠特尼湖等。打聽之下，才知道惠特尼原來是工業革命時剿棉機的發明人。這時我突然感到了歷史清溪好像在自己身邊淙淙流過，心情有非可言喻的興奮。

蘇東坡詞，惠特尼路，給我感受的劇烈，好像無分中外。他人的歷史和我們的歷史逐漸融會在一起。因為這個世界越來越小，大家的距離越來越近，於是對於彼此的過去，也越來越有興趣了。

比如到地中海漫遊已不是什麼難事。於是由遠眺克里地島的山巒，而想起四千多年前這裏璀璨的文明。又如：到翡冷翠也只是咫尺之間；於是擬視拱頂聖母堂或布侖芮祈的圓形建築，也許忽然把人帶入文藝復興的美麗年華。又如：在貝爾伐斯特 (Belcast) 的街道參觀，看到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各自築碑紀念他們的「殉道者」，而會感到人類竟然愚昧如是。

西方人來東方，也有同樣的現象：比如季辛格（Henry Kissinger）到入北京故宮，不自覺感到那幾百年的宮殿走廊真是「歷史之海」。

我們對西洋的風物有興趣，因而對它的歷史有興趣，因而對寫歷史的著作有興趣，因而對西洋史學的思想和方法有興趣。這些興趣逐漸發展為認真的學習。這些學習再進而為深入的研究。時間才不過一百多年，源流並不遠，而波瀾已很宏闊了。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西洋史學的發展。

先從最遠的說起：古希臘和羅馬的史家對於人類能力的微薄一向悲觀。他們認為人應該有操守、信念，面對挑戰，用自己的所有去抵抗盲不可知的命運（fate）。這樣的氣概，實在令人感動神往。另一方面，眼前浮現的卻是無止的衰落，無數的傾覆和無助的滅亡，這是典型的悲劇，而悲劇的終局是什麼呢？在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史觀中，人只有繼續奮鬥下去，此外並無他路可尋。這是希臘羅馬史學的思想中心，在大希臘化時代的斯多噶（Stoics）哲學發展到了極致。

降及基督教的史家，卻與希臘羅馬迥異其趣。他們認為人事遞遭，歷史運作均操之於萬能的上帝，歷史當中不會有拯救的可能，而必待從這場戲劇落幕後才有解答。這種神命論的史觀支配西洋史學也有一千多年。於是中古的史著就不免充滿期待神蹟、仰望末世的種種記錄。我們談西洋史學時如果不能對於基督教這種史觀有一些根本的認識，那麼我們一定很難瞭解為什麼到今天還有人認為基督教相信時間有一定的終極，有一定的目標，以及為什麼有人認為這種有目的的時間觀是西洋史學的特色。

十五世紀以後，史學才逐漸從這種神學式的信念解脫出來，開始注意史料的收集和研究的方法。近代西洋史學的基本課題因此可以說是史學何以能達成致知這個問題。解答的方式很多，而在論辯之際，新的方法也就迅速地產生出來。好的方法和翔實的材料配合在一起，加上史家的敘述，我們就常常讀到吸引人的作品。近代史學能超越古人之處也正在於此。

方法學上的努力有其正面的建樹，使得史學至少在基本層面有了一些共通的標準。但是對於材料的考證所引出的史學如何致知的問題就不免要倚賴哲學思考來加以解決。從十九世紀以來遂產生了各派歷史哲學，種類繁多，目不暇給。到了廿世紀，甚至有許多思想家乾脆認為所有歷史知識都是相對的。對這些人來說，既然歷史事件本身並不容易把握和瞭解，想描述歷史整個變化的歷程就更不足言了。

這就是說，現代史學有一個趨向：它往往忽略歷史研究的價值問題。但是史學研究不能不致意於永恆的問題。那麼，從這一個角度看來，西洋史學的確是走入了一個令人擔憂的危機時代。但這種「危機」一方面是強調「歷史中無真理」的近代史學的必然結論，另一方面也許是人從各種莫名的神話專制中解脫出來的契機。

於是，我們自然而然的想到最近十分流行的年鑑學派了。年鑑學派的史家深深感到自然環境的力量浩瀚，遠大於政府或戰爭的威權，因此他們重視這些長期性力量對歷史的影響。在他們作品中時刻流露出來人性的尊嚴，人在和自然的長期奮鬥過程中，雖然總被自然（如氣候的改變、疾病的流行、人口的壓力）打倒，但是人卻又站起來，活了下去，而且活得並不苟且。我認為這樣的史觀很近似卡繆（A. Camus）或沙特（Jean-Paul Satre）的存在主

義。存在主義的精神是人文主義式的。西洋史學發展到年鑑學派，可以說又顯現了一線轉機，而它的精神爲之廻旋，爲之提升，去和希臘羅馬的史學相互呼應。

至於一百多年來，我國歷史界介紹西洋史學的情形，也可概略回溯一下：

雖然我們還談不上積極地譯介西方史學的名著，但至少在翻譯學理論或史學方法的書方面，我們畢竟也作了一點功夫。例如塞諾博（Charles Seignobos）與朗格（Charles Langlois）的「史學方法」，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的「新史學」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成就都能造成重要的影響。

最早的跡象是舊史體的放棄：這方面很明顯的是反映了西方的沖擊。新史體多半是乾嘉以來從筆記考證的文字敷衍，演化而來，但就史料範圍之擴大說來，除了乾嘉以降訓詁的脈絡之外，當然受到近代德國史學中重視考古及文字學的應用的影響。舉例言之，顧頡剛等人的「古史辨」史學所以能一時間有這麼多的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受崔述而後諸家疑經風氣的支配，但西洋史學中對古史重建的努力也必然對「古史辨」史家有間接或直接的影響。

然而，在介紹德國史學時，我們又似乎把德國史學看成史學即是考據學。這是極爲狹窄的比附，把近代德國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給抹煞了。近代德國史學的主流概稱之爲「歷史主義」；它和哲學史上的觀念論及思想史上的浪漫思潮或民族主義都有所關聯。許多歷史主義的史家強調史學方法和自然科學的方法不同。這些比較有哲理的連帶推想在表面的考據上面當然看不出來。但是如果我們把蘭克或狄爾泰的史學作品與布洛克或布勞德諸史家的作品作

比較研究，那麼我們馬上可以看出差別來。

如果我們在介紹德國史學時，常常忘記它背後的哲理架構，常常不能從它們的真正史著中去穿透其中的特質，那麼我們可以說，近百年的努力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的環節，那就是我們不重視西洋史學理論或方法的產物——史著本身。德國史學是二次大戰前西方史學的主流，而我們介紹的方式如此，其他的潮流就更不用說了。今後我們應在這方面更多下功夫。再次，就一般言之，西方人愛讀史學作品，因為他們感到可用歷史人物的經歷來培養自己的品德及節操。這種見解由來已久，至文藝復興時代依然存在。波林普魯克(Bolinbroke)因此說：「歷史是用例子教訓人的哲學」。

有些歷史學家記述歷史，因為感於時遷境變，人事無常，因此爲之浩嘆，形之於篇章。他們很希望在變中求常，在遞遭中求立身處世的永恆真理。在文明式微的日子，這種感慨益爲深刻。我們常常會聽到史家對於時空的依戀，聽到他們深長的嘆息。這種歷史感是一切人類共有的心靈景色，而在史章中我們會深刻感覺出來：塔西塔斯對於羅馬倫常衰落的感觸，踏足羅馬時吉朋的興奮，漫遊地中海時湯恩比的傷感。這些思維，在中國史家們的遊名山、臨大海、登高懷古又是音容相彷彿的。

由此可見欣賞史學名著在達到相當的境界之後必然能令人心曠神怡，超脫時空的障礙。我們介紹西洋史學，正必須把握住從史學名著中去追求神交，去追求經驗和精神的相通。真的，研究西洋歷史，歸根結底，不能不研讀他們的經典作品。有的史著，文筆崢嶸、文采絢爛；有的史籍，心細如髮，綿密如織。當我們能在他們所描繪的史跡中遨遊時，我們也就能

神遊於他們的精神世界了。

何況，欣賞史著和史學方法的訓練是緊扣在一起的，不能分開。我相信我們越能馳騁於西洋史學的王國，我們就越能駕御自己的寫作馬車。

我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感到專業史家和一般受教育的人都應該有機會接觸到西洋史學的名著。國人介紹西洋史著，如上所述，範圍略嫌狹窄，一般學生缺少機會窺探其究竟。因此我就花了一年左右的時間把西洋史學史上面重要的史家挑了出來，發現大半作品都需要我自己翻譯。勉力從事，竟也編集成書，內心感觸是由欣慰而至於喜悅。我相信這樣的書對於大中學生或不無助益。

我不想在這裏談翻譯的甘苦，但覺得應該交待一些基本的原則。本書中所選錄的史家多達四十餘人，所跨時間有二千多年，史體或興趣因時地而異，當然並不統一。我在翻譯時儘量努力，希望能保存原作文字的風格或詞采，但是我也必須承認我這本選集的根本關心是歷史而不是文學，因此我希望讀者讀它時要把這點記住。

選錄別人的譯文的，爲尊重原譯，我大致都未加改動，更不用說修正。但在個別情況下，我也作些潤飾，好使文字更流暢，譯名得以統一。

最後，我誠摯地將這本書贈給我的學生們，數年來，他們在缺乏合適的中文教材下，仍然努力研習，在種種困難中熱誠地談蘭克，論吉朋，覆按湯恩比。這本書在沒有資助，沒有任何特別的休假期間完成，不能不歸功於這一羣青年們。我彷彿從他們身上看見十多年前的自

己。現在我能拿這樣一本書送給他們，內心不免由興奮而至於欣喜。

在翻譯和出版的過程中我曾數度諮詢中文大學英文系的甘農 (John Gannon) 先生，十分感激。陳之藩教授時時關心，幫我修定這篇「導言」，我也十分感謝。高信疆、柯元馨伉儷安排出版事宜，關懷注意，使這本書能得圓滿出版，我也應該特別致謝。內人陳享女士在翻譯過程苦思不解時，提供精神和思想上的線索，這樣的支持和啓示，正是一切努力的根本和報酬。

李弘祺

一九八一年冬於沙田